



工藝新秀／New Voice

遊走、拾起、重構生命每個當下 —金工藝術創作者朱淑宛

Linger On, Pick Up and Reconstruct the Current Moment
— Metal Artist Chu Shu-wan

文／林欣誼 Lin Shin-yi · 圖／朱淑宛

17做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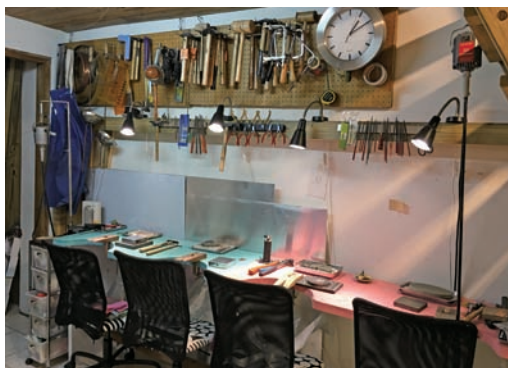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內有間工作室，名為「17做作」。從工作室的名字上來看，不太容易知道是什麼樣的空間型態，隱約從吊在門口的銅牌上猜測，應該是一間手作教室或是小賣店。走進室內後，會看見幾個手製的木櫃懸掛在牆面或是立於桌面，有的是書架的狀態；有的則是小展區的功能。每個小格子內收著數量不太多的金屬飾品，空間的半側牆面盡是工具，陳列了不同尺寸鐵鎚、線鋸、鑽臺等，還有4張工作檯整齊地排列。原來，「17做作」是間金工教室。

空間的主人朱淑宛，大家都以「大宛」來稱呼她。畢業於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金工與首飾創作組的大宛，目前是寶藏巖微型群聚的

創作者之一，正以「17做作」工作室的型態常駐於寶藏巖。大宛說空間裡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她親手製作的，是舊木材與紙漿的再利用。仔細一看才發現，地板上的水泥竟然是回收紙漿做出的偽水泥。在17裡，總是叫人驚呼空間物件的形成，心中不免疑惑：「大宛不是學金工做飾品的嗎？」

再現生命片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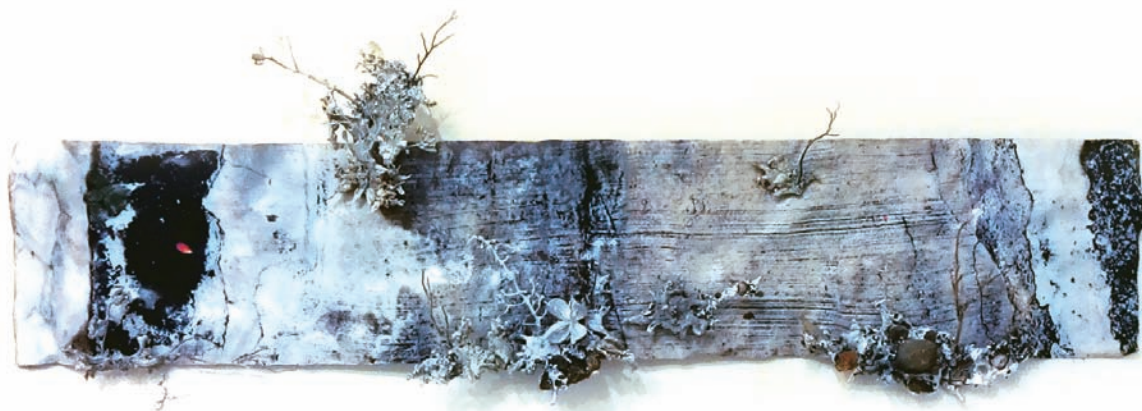
大宛常常被人問到：「是不是做飾品的？」，她總回答：「不是耶！」，這樣的答案還真的讓人一頭霧水。「學習金工的人常被認為，飾品是唯一的創作表現。因為飾品是最貼近人們生活與想像。不過我作品的樣貌剛剛好不是飾品。」她的這小段話呼應了17的空間，裡面的確沒有太多的金屬飾品。原來是外圍的我們，對金工創作的想像與認識不夠開闊。



17做作工作室



朱淑宛工作中



朱淑宛 她他 2014 鋁、顏料、轉印紙、青銅、土石／實物鑄造、熔融、鉚接、攝影 26×120×6cm



朱淑宛
永遠會有多久—我們
2008 紅銅線、針織
13×20×47cm

在她的創作世界裡，她關注一般人常忽略的細微角落和美感，「用細微的方式重新觀看城市的變化。我們不用刻意去到某處，美好的細節，一直存在我們生活之中。」跟著她走路，總不時停頓，見她以手機記錄著，以雙手採集著，「牆面、路面在時間的洗禮下，累積堆疊出各式不可思議的圖像，我收集這些樣貌，再結合自然界的逝去物（枯木、種子空殼），用介於真實與虛假的狀態，重新塑造逝去物的樣貌。」作品〈過去的美好〉、〈她他〉，將滿是歲月痕跡的牆面或路面攝影影像、實物翻鑄的植物片段組合起來，植物從平面中長出來，好像重新塑造、再現了角落場景，追想著曾在或抽象的逝去。

大宛很樂意讓人觸碰作品，並不擔心作品因此受破壞。所以她會鼓勵民眾親近、細看，你可以摸摸鑄造植物的厚葉，讓視線跟著金屬的流動後，會瞧見可愛的小人或是其他物件。認識作品的過程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品的命名，例如〈永遠會有多久〉、〈殘破在失去記憶之後〉以及〈曾經在那裡〉等，這些名稱使我忍不住地想問大宛：「這是三本書的書名還是歌的名字呢？」其實，她藉由金屬線材編織手的形象或植物翻鑄與重組，討論著「再現」問題：「人眼前所感知的再現，其實是破碎的片段所架構出來看似連續的畫面，而那些在挑選後遺落下來的片段可以被稱之為『殘片』，『殘片』與『殘片』不斷地被堆疊重組，也同樣可以

形構成一個看似完整的畫面。」

她拿在文化部藝術浸潤空間作品〈在還在的時候〉作為說明，那是巷弄空間的再詮釋的作品：她採集空間周圍的植物，以鑄造的方式使他們再度存在，卻不受季節與時空的限制。她說：「我喜歡重組堆疊的過程，每一份細小與破碎的材料，都能經過金工的技法有新的樣貌；對應我的內心狀態，彷彿是生活中的每一片段，正在建構許多故事中。某些時候來看，我是用它們來記錄屬於我的生命歷程。」

另一種觀看

她是這樣以自由的內在擁抱生活，我開始理解她先前對民眾的回答，大宛確實不是我們所知道的金工創作者。她能夠將所喜愛的編織與攝影，來搭配金工的技法，並以此記錄生活，在作品中留下意念與情感。欣賞她的各式的創作，有著許多樂趣與享受。小巧的植物鑄造，每株植物都像是披上了金色嫁衣，精緻地直挺於特殊質感背景上；金屬絲編織的手套，像極了空氣裡有個人，正帶著那雙綿密的手套擺動著；有著人類四肢的金屬小人，俏皮的幽默地在人面前走過，跟著小球說悄悄話中。柔軟的植物是堅定組成，雙手的曲線是俐落的線段，不規矩的小物是令人莞爾的演出者。大宛的作品為人們的想像帶來衝突的美感，卻使我們多了另一雙眼睛來觀看世界。🌱